

午夜干戈

现代江湖系列
WUYE GANCE

台湾 朱羽著



I 247.5

15.5

1.3

通俗读物最新趋势

台湾朱羽刀笔再演现代江湖

现代江湖系列

⑤午夜干戈

⑥密月干戈

151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责任编辑:胡大庆

封面设计:少 羽

书名 现代江湖系列

⑤午夜干戈 ⑥蜜月干戈

作者 朱 羽(台湾)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刷 北京印刷二厂

规格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41.25印张 800千字

版次 199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书号 ISBN7—5057—0590—1/1·246

定价 7.00 元(每分册) 28.00 元(全四册)

目 录

⑤午夜干戈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危机四伏 | 1 |
| 2. 勇闯魔窟 | 29 |
| 3. 美人献计 | 64 |
| 4. 双重身份 | 94 |
| 5. 联手出击 | 123 |

⑥密月干戈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红唇似火 | 168 |
| 2. 波诡云谲 | 210 |
| 3. 险遭毒手 | 250 |
| 4. 法网难逃 | 289 |

⑤午夜干戈

1. 危机四伏

在来东京之前，吕奇已知道和他在J·A·S·中共事的松本千代在新宿开了一家名叫“银河”的“吉巴连”(即小型夜总会)，于是，吕奇来到东京的第一晚，也就成为松本千代的上宾了。

“银河”的格局虽小，但身为女老板的松本千代仍是够忙的；有许许多多的琐事要她处理；更有不少难缠的客人要她应付。今晚却不同，吕奇初到东京，她不能冷落心目中一直视为英雄的传奇性人物。

因此，松本千代摒除了一切杂务，以及与客人的周旋，她也像是一个顾客，陪着吕奇相对浅酌。

“千代，”吕奇向座间扫了一眼。“生意不坏嘛！”

“吕奇，”松本千代睨了他一眼，将手中的酒杯放下。“你变俗了，见面只会谈生意。”

“那么，谈什么呢？”

“谈谈你。”

“我？”吕奇自嘲性地耸了耸肩头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？我觉得我是一个最平凡的小人物。”

“当你大破‘美人局’之后，新闻界赞誉你是个二十世纪最具有传奇性的人物哩！你又何必自谦呢？”

“那是他们想增加报纸销路而已。”

“真的。”松本千代的语气非常认真。“吕奇，你对未来的前途作何打算？”

“我领到了十万元的退休金。”

“数目虽不大，若创事业，用处也不小啊！”

“我的事业就是旅行。”

“旅行？”松本千代瞪大了眼睛。

“是的，”吕奇点了点头，“我打算环游世界，东京是我的第一站。”

“哦——”松本千代笑咪咪地望着他。“原来你要作一个游侠。”

“谁要作游侠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插了进来。

吕奇转头望去，那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年龄大概超过三十岁不多，貌相英俊，尤其那一双特具魅力的眼睛，使人一见之后，绝难于短暂的时间内忘记。

“我的朋友吕奇先生要作现代游侠！”松本千代笑嘻嘻地说，同时一指那个男人。“吕奇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位是中

村先生，名歌星，擅长拉丁情歌，等一会儿你就可以欣赏他的美妙歌喉。”

“幸会！”吕奇伸出了手。

中村紧紧地握着，从握手中，吕奇发觉对方是个热情的男人，自然也发觉了对方过人的臂力。

松本千代招呼侍者加一个酒杯，中村也就坐了下来，吕奇对这个突然插进来的客人是有好感的，于是以深深的目光望着对方，中村面部的轮廓很挺秀，只可惜左太阳穴处有一块疤。

那块疤显然已经过了修整，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。但是，那一小块不易觉察的疤痕，却勾起了吕奇的记忆，他再细看，坐在他面前的这位陌生人，却突然变得熟悉起来了。不过，他却按捺住心头的激动，试探着问道：“中村先生的家乡是在鹿儿岛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中村眼睛中闪动着惊异的光芒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那么，你的大名，应该是中村锦次吧？”

中村目光中的惊异之色又加重了一些，他盯视着吕奇，良久，面上逐渐浮现笑容。用力地在吕奇的肩头上拍打了一下，嚷叫着说：“你这个年轻的中国人，想不到你还活在世界上。”

“那应该感谢你。”吕奇再次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，并用力地摇撼着。

“嗨！是怎么回事？”现在轮到松本千代惊异了。

“我们是老朋友。”中村锦次说。

吕奇紧接着加以解释：“越战初期时，我们同在美军一个情报机构服务。我们被派到前线共同去担任一项侦察工作。一个情报手榴弹丢进了掩体，若不是中村锦次将我扑倒在地，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。而他的头部却中了弹片。”

“在这里，”中村锦次指着左太阳穴说：“为了登台演唱，我去过美容整型医院，已经看不出来了。”

“中村，”吕奇风趣地说：

“照说你该去找那位医师退给你一部份手术费，因为他还给你留下了淡淡的痕迹。也幸而这点淡淡的痕迹才使我认出了你。所以，你就不要去找他的麻烦了。”

“中国人，”中村锦次那宽大有力的手掌又在吕奇的肩头上重重地拍打了一下。“你还是那样幽默。”

“中村，看起来你比以前更英俊潇洒了。”

“别说笑！”中村锦次的面色突然正经起来了。“吕奇，你还守在老本行的圈子里吗？”

“我刚从一个情报机构退休。”

“是怎么认识千代小姐的？”

“她是我的好伙伴啊！”

“嗨！”中村锦次的手掌又要向松本千代的肩头上拍下去，幸而他在半空中停住了。“千代，原来你还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哩！”

“女人本来就是最难令人了解的，自然不简单了。”松本千代的话也非常风趣。本来嘛！从终日紧张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，无形中就会感到轻松了。

她的话使吕奇豪笑，然而中村锦次却皱紧了眉头。

“吕奇，”中村锦次语气幽幽地说：“你刚离开了工作岗位，又要去作一个浪迹天涯的游侠。而我呢？却沦为一个在灯红酒绿之中讨生活的男歌手，实在太感到惭愧了。”

“中村，”吕奇诚挚地说：“这话可不对了，作歌手有什么不好，只要我们不成为社会的残渣，就问心无愧了。”

中村锦次突然又将紧皱的眉头放松了，笑着说：

“不谈这些了，老友重逢是件喜事，今晚我请吃宵夜，痛痛快快地喝几杯……”

松本千代抢着说：“不！由我请。”

“你是老板，我自然是遵守命令。”

“中村，”松本千代面上浮现着狡黠的笑容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你既然是吕奇的老朋友，又和我是同行，那我就要向你提出一个要求了。”

“说吧！”

“演唱合约延长三个月，而且不提高酬金。”

“吕奇，”中村锦次故意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听见了吧，由此可见，女人不但是最难令人了解，也最为现实，她们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。”

三个人都放声大笑，使得许多顾客都回过头来看着他们；而他们却全然不觉，的确是太兴奋了。

深秋，午夜，已有料峭的寒意。

这里是东京，不是炽热的曼谷。

吕奇喝得很醉了，可说从来没有这样醉过。不过，他却不承认已醉。作任何坏事都有人承认，喝酒的人绝不会承认自己大醉。为了证实他没有醉，他决定从那家艺妓间走向他所住宿的“江丸饭店”，两地相隔约有二千码。

中村锦次和松本千代拗不过吕奇，只得按照他的意思，二人先一步乘车走了。其实，松本千代是非常放心的，她深信吕奇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足够的能力去照顾他自己的。

从西银座到“江丸饭店”，本来只要穿过“十丁目”，由“三越百货银座支店”，绕过来就行了。吕奇却偏要顺着“隅田川”的河边溜达，也许他希望那股料峭的夜风吹醒他的酒意吧！

他也许没有这种希望，但是寒风倒真的有醒酒之功。当他顺着河边步行了约莫五百码之后，他的心口已不像方才在艺妓间之中那样热燥，自然，他的脚步也不像刚走出艺妓间时那样踉跄。

蓦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他的身后响起。

吕奇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女人在发狂地跑着，她的头发

在空中拖得笔直，就像有一头凶猛的野兽在后面追赶着她。

吕奇立刻明白了那个女郎发狂奔跑的原因。不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在追赶她，而是两个男人。

两个凶恶的男人。

河边的街灯投射在他们的脸上，使吕奇看得很清楚，他见过各式各样歹徒的脸谱。只要一打照面，他就可以将对方的人性加以分门别类。医师解剖人体，他却长于解剖人性。

吕奇突然发现他的愉快旅行中将要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了……。

他一念未已，那个狂奔的女郎已经到了他的面前。

罹患沉痾的人，会将任何人当成医师，溺水的人会将一根细小的海草当浮木。这是“急不择路，饿不择食”的自然现象。发狂的女郎自然也不例外，当她发现吕奇时，立刻扑进了他的怀里。

“先生！”那女郎哀求地说：

“求你！求你！求你救救我，他们……”

“他们”已来到了吕奇的面前。

吕奇现在看得更清楚了，那两个男人生得都很健壮，一个穿着大红的恤衫，衣襟敞开着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膛；另一个穿着紧身运动衫，鼓起隆隆的胸肌，吕奇给了他们一句评语——打手之流。

那个穿着运动衫的男人，低声吼叫着说：“放开她！”

那种粗暴的声音，给予吕奇一个警号，也使他的头脑摆

脱了酒精的干扰，以极为平静的语气说道：

“这位小姐看来已很累，我放开她，她就会倒地不起了。”

“放开她！”另一个穿着恤衫的男人也吼了起来。

那个女郎已自动地离开了吕奇的怀抱，像畏惧毒蛇猛兽般地躲到他的身后，双手攀附在他的肩头上。

“我放开她了。”吕奇说。

“继续走你的路。”

“先生！求你别走。”那女郎又叫了起来。同时伸张双臂，将吕奇紧紧地抱住了。

“看见了吗？”吕奇冷冷地说：

“这位小姐很怕你们。”

“走开！”那个身穿红色恤衫的男人，挥舞着粗壮的胳膊。“趁你现在两条腿还能走路的时候快滚。”

吕奇情知这个打手型的家伙不是用言语可以说服的，对付这种人，最好的方法是用拳头狠揍。对方很强壮，但是他却没有放在心上。于是，他扳开那女郎的手臂，向前缓缓走去。

“应该滚的是你们。”吕奇愤怒地低吼着：

“两个男子欺侮一个少女，这算是什么话？”

穿红恤衫的男人口中骂了一声“马鹿”，人已冲到了吕奇的面前，右拳闪电般地向吕奇的颈部挥去。

看他出拳的姿势，以及惊人的速度，都可以证明他不但

的确是打手，而且还是一流的好手。但是吕奇却是打斗方面的专家，身子一矮，轻易地将对方击来的拳头闪开。嘭！嘭！左右开弓，在对手的小腹上连捣两拳。

那家伙立即手捂肚皮，连连后退。

另一个身穿紧身运动衫的男人，方才并未参与动手，在他的想像中也许认为他的伙伴已经足够应付这个好管闲事的人。现在他的伙伴一动手就吃了苦头，他才发觉遇上了劲敌。

“咔嚓”一响，他的手上已经多了一把犀利的弹簧小刀。另一个也从裤袋中抽出了凶器。在昏暗的灯光中，吕奇发现他拿的仿佛是一根锥子之类的铁器。

面对二名凶狠的歹徒，又是手持利器，吕奇心头明白，非得速战速决不可。拖延下去，吃亏的一定是自己。

于是，他冷冷地说：“你们二人一齐上来吧！免得我费事。”

那二名大汉相互看了一眼，然后同声低吼。像饿虎扑羊似地冲了过去。吕奇和日本浪人交过手，知道他们的狠劲，只要有一份力量剩下，也不会停止攻击。因此，他必须在一出手之间就将对方的打击力量完全遏止，也就是说，使对方根本无动弹之力。

穿红恤衫男人的尖锥刺向吕奇的腰际，另一把弹簧小刀则刺向他咽喉，左右夹攻，情势危急，但吕奇却一动也没有动。

那年轻女郎发出一声尖叫，双手掩着面孔。她似乎已预料到一件使她不忍卒睹的惨剧就要在她眼前发生。

熟料，吕奇突然像棒球员偷垒似地双脚一铲，身子倒在地上，两脚齐并，全力扫向手持弹簧小刀的男子。

嘭！那男子摔倒在地。

吕奇紧接着一脚踢在对方的太阳穴上，不用去检查，那家伙即使运气好，也得床上躺两三天。

持尖锥的攻击家伙一扑成空，又见同伴被击昏倒地，心头不禁一慌。

吕奇已经飞快地弹身而起，挥动左拳向对方击去。

这只是一个假动作，当对方以手中尖锥向他刺来时，他突然伸出右手，扣住了对方的腕部，身子一旋，将对方的右臂扭曲到背后，左拳狠狠地敲在那家伙的后脑上，那家伙也被击晕了。

年轻女郎从指缝间看到了这一场紧张的打斗，此刻，她一把抓住吕奇的手，疾声说：“先生，快逃。”

“小姐，不要怕，他们暂时爬不起来的。”

“先生，你不是日本人吧？”

“我是一个游客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难怪你不知道了。他们是‘神田组’的……”

“神田组？”

“一个为非作歹的集团，人多势众，什么样的事都作得

出来。我感谢你救了我，但我不愿意遭到他们可怕的报复。”

“别怕，让我们去报警吧！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她连连地摇着头。“不要报警。”

吕奇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先生求你别问，千万不要报警。”

“是恐怕‘神田组’报复吗？”

“先生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她深深地向吕奇行礼告别。“我现在要回家了，你最好也快些离开这里。”

“小姐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浅草。”

“那么让我送你回家吧！”

吕奇不待得到她的同意，就挽着她的胳膊，步履匆促地离开。他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，更有与生俱来的侠性，因此他很想弄清楚一个黑社会组织为什么会找上一个纤弱的女郎？这个女郎为什么在夜深人静时还在环境最为复杂，全是声色犬马的西银座地区流连呢？

在车上，那女郎告诉吕奇，她名叫小雪春子，吕奇也免不了向她通名道姓，言语是沟通感情的桥梁，吕奇的语气是那样平和，那样坦诚。当车子抵达小雪春子的家门口时，她对吕奇已不像先前那样陌生了。

“我能请你进去坐坐吗？”

“不方便吧？”吕奇表示了应有的礼貌。

“我家里只有一个母亲，还有一个……”她将尾音拖得长长的，久久未说出下文。

“那么，我明天再来拜访吧？”

“请进去坐坐吧？”小雪春子大方地挽着吕奇的胳膊，说：“我还有一个姐姐，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”

还有一个姐姐？那又为什么吞吞吐吐的呢？吕奇心中不免发生疑问。

在寸土是金的东京来说，小雪家的房子不算小，进门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园。登上玄关，吕奇按照日本的起居习惯，脱去鞋子，只听小雪春子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，有客人来了。”

吕奇走进了起居间，突地一楞，一个只穿着三点式泳装的健美女郎姿态极为不雅地半躺在长沙发上，一只手端着酒，一只手夹着香烟，战后的日本女性已经开放不少，眼前这个女人却开放得过了份。

吕奇正想回过头去，对方却已经站起来向他打招呼：“嗨，春子，真难得带男朋友回家，来！喝一杯。”

“姐姐。”小雪春子一脸尴尬之色。

“我叫美江。”她向吕奇自我介绍，然后举杯喝了一口：“你去过‘花月座’吗？”

“花月座？”吕奇摇摇头：

“没有去过。”

“没有去过，哈哈，那正是你们男人爱去的地方啊！”小

雪美江将杯中的残酒一口喝完，又接着说：

“如果你去过那儿，你现在就不会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了，因为我在那儿身上穿的衣服比现在还少，有时甚至不穿，明白吗？那儿是脱衣舞剧场，我在那儿表演。”

原来她是脱衣舞娘，又是这样的毫不在乎？难怪方才在未走进门时，小雪春子的言语，有些吞吞吐吐。

“姐姐，”小雪春子的面色红得像猪肝。“这位先生姓吕，是中国人……”

“噢？”小雪美江以奇异的目光瞪视着吕奇，说：“听人说，中国人只会作诗……而且你们不看脱衣舞。”

“姐姐！”小雪春子吼了起来，“你的话不能稍作保留吗？方才‘神田组’的人，在西银座追我，幸亏吕先生救了我，否则……”

“春子！”小雪美江大吼了一声，像突然被电打似地身子一震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峻起来。“妈说你到洋裁学校上夜课去了。”

“是啊？”

“为什么去了西银座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说呀！”小雪美江声色俱厉地吼着，在这一瞬间，她突然变成了凶神恶煞，不再是一个娇媚的女郎。

吕奇对于内在的情况毫不了解，只得木然地作了一个旁观者。